

人撩色目

發披肩的阿寶同留着男性短發的 HONEY 在一次次的接觸中，

兩個女性在肉體的愛撫中得到了情感的升華

但是，阿寶同時又深深地依戀着她的男性情人——計算機工程師鄭浩。

阿寶、阿寶又深深地同... **兩個情人** 的“三角戀”大

體到精神 間不容髮 細膩，生動。

色撩人

周瑾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目色撩人/周瑾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1
ISBN 7-5387-1612-2

I. 目…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5336 号

目色撩人

作 者:周 瑾
责任编辑:文 欢
装帧设计:新漫画网站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160 千字
印 张:8.5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87-1612-2/I·1545
定 价:16.80 元

不止“撩人”

——周瑾《目色撩人》序

白 烨

在2001年伊始推出中短篇小说集《爱就三秒钟》和长篇小说《淡缘浮世》（均为漓江出版社出版）之后，周瑾一直没有停止她写作的脚步；这部《目色撩人》的长篇小说，便是她再次现身的最新成果。

我一直认为，周瑾那敏动而浑朴的文笔，写那种意蕴凝重的情感故事会别有所长，但此前看到的中短篇也罢，长篇也罢，都不专写爱情。她的注意力与兴奋点，似乎要更为远大。这次看到《目色撩人》，从题目上望文生义，象是写情感的，但一路看下来，却是写同性恋的，这又在我的意料之外。

《目色撩人》中的三位主要人物，郑浩爱阿宝，是正常的异性恋；honey爱阿宝，是典型的同性恋；而阿宝既爱郑浩又爱honey，则是并不常见的双性恋。因各人的秉性不同，追求各异，三人之间的三角关系就显得格外地错综复杂，异常地扑朔迷离。描写这样的人物，表现这样的题旨，无疑是既需要魄力，又需要才力的。



说实话，因为社会的与文化的种种原因，同性恋题材一直是国内小说创作中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因为过于敏感，所以创作无多，作品很少。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涉及这类题材的作品，只看过旅美女作家严歌苓的一个中篇，年青女作家格子的一个小长篇。周瑾的《目色撩人》比这些作品要更进一步，它不仅写了同性恋，而且还写了双性恋。问题还在于，周瑾涉笔这一领域，既不是盲目批判，也不是一味欣赏，她不遮不掩，不卑不亢，客客观观又坦坦荡荡地去为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描形画影，那种出于尊重又基于理解的叙事态度，使他（她）们得以堂堂正正地显身现形，由他（她）们所表露出的想往，他（她）们所遭遇到的哀乐，我们看到了他（她）们那超常情感的合理性，也看到了他（她）们的生存境况的边缘性，从而在人生与人性的感知上，又增添了一重新的内容。

作品中发生于三位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在看似简单的起始中，逐渐进入复杂的过程。三人各各不一的内心世界，在相互勾连又彼此碰撞中徐徐展开。Honey 追求阿宝并愿为阿宝付出一切的同性之恋的执着与决绝，郑浩只爱阿宝决不轻言放弃的异性之恋的痴热与坚韧，都把性情中人之不同个性表露无遗。尤其是游移在双性爱恋之中的阿宝，搁不下真心爱慕的女友 honey，又舍不得有情有意的郑浩，那种难以抉择的苦恼，那种必欲割舍的苦痛，把一个特殊女性在特殊道际中的特殊情性，揭示得逼真感人，又维妙维肖。

作品中一再写到“眼神”的魅惑，甚至作品最后还以“目色撩人”名之，这确实是作品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眼”。

honey与阿宝，初一对视，便割舍不下，相互俘获，结果鬼使神差地就走到了一起。而郑浩对阿宝所迷恋和看重的，则如他向阿宝所表白的那样，是“你的声音”。情感有时就是这样奇妙又奇怪，一个“眼神”，一种“声音”，可以勾魂摄魄般地叫人着迷，让人钟情，甚至让你十分理性又无怨无悔地跟着感觉走。这两个具象又抽象的细节，构成了作品说不清又道不尽的意象。找到并强化这种颇含深义又颇具诗意的情感象征，这既使作品有了一种美学的品味，又使作品有了一种人性的意蕴。

周瑾写东西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为文严正，行文典雅。就写情感题材而言，这样的素质与造诣，特别重要又特别难能。这些在《目色撩人》一作里，也表现得较为充分。因为作者的功夫大都用到不同的情感心理的揭示上，特异情感世界的展示上，作品不求深而自深，不求丰而自丰，而且虽然涉及到了常态与非常态的情与性，但都点到为止，委婉含蓄。那种该有的都有、不该有的都没有的恰到好处的分寸与尺度，可谓雅不入腐，俗不入艳，丽不入纤，奇不入幻。而这，都是我所认同和欣赏的。

《目色撩人》对于周瑾来说，是她在长篇小说创作的着眼点由“过去”（她的首部长篇《淡缘浮世》写清末时期的医药世家）向“现在”转换的一个标志；而对于社会和文坛来说，《目色撩人》还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藉此把同性恋与双性恋现象由社会的后台推向了文学的前台。台湾在九十年代后期，把以同性恋、双性恋为主的非常规恋情文学，称之为“酷儿文学”，并有纪大伟等人以《酷儿启示



录》、《酷儿狂欢节》等著述在理论上大作张扬。如今，“酷儿文学”在台湾已有相当的气候和一定的地位，并有了代表性的作家和代表性的文本。而在大陆，这种文学现象还极其罕见。周瑾的《目色撩人》可谓此类文学的首部长篇，因此也可以说这是在大陆文坛首开“酷儿文学”之先河的一部作品

我还想说的一点意思是，对于如同性恋、双性恋这样的非常态人际情感的认知与容纳，有待于社会生活本身的开放与开明。只有走出社会生活的大一统、文化观念的大一统、情感方式的大一统，才可能有对个体的人与个性化的追求的尊重、理解与宽容。正因如此，在今天这个时代出现周瑾的《目色撩人》这样的作品，很自然，也很正常，应把它视为是我们的社会生活正在向人性化的文明迈进的一个例证。

2001，11，30，于北京朝内。



阿宝深切地体会到“眼神”这个词语，那是眼里的光芒，代替一切，让人感受到了无限的语言。那个深冬的夜晚，她看见了那样的眼神，于是眼神千百次地重现，伴随眼神的画面时时浮现。暗黄色的灯光，灰白色带有细纹的大理石地面，远远近近的人。走进冬季饭店大堂，心里吹过一阵干燥的暖风。

那个女人站在她们偶然相遇的电梯门口，前后的时间只有一瞬间。

女人迅速地看了阿宝一眼，阿宝那头快到腰间的乌黑长发深深吸引了她。阿宝的长发自然地垂落着，女人似乎可以感受到那头发的柔软。“这个女人的头发像她人一样的美丽。”女人的心里不自觉地说了句。她的眼睛随着头发的光泽亮了起来，她的心随着头发散出的芬芳柔软起来。

那个令人琢磨不透的眼神让阿宝浑身为之一颤，麻酥酥的感觉从心底猛地钻了出来。她的眼神是多么地特别。阿宝笑笑，习惯性地抿抿嘴唇，然后用手蹭蹭自己的下嘴唇，顺势低下了头。

她们并肩站着，电梯里和往常一样的拥挤，耳边传来过时的古典音乐，让人听起来很不舒服。

“你好啊！”阿宝冲着身边的女人打招呼，她的神情还沉浸在女人方才一扫而过的眼神里。

“你的头发好漂亮。”女人回答阿宝。



相互对视。女人的样子很普通，高高的个头，可爱的短发，少许的摩丝让它们看上去湿漉漉的，黑得闪亮。男式的红色夹克，灰色的军裤，一双黑色的方头皮靴。望她一眼就会让人有错觉，她那样的洒脱，有着少年一般的洒脱。她的声音微带沙哑，语气轻快，说完之后又看看身边的阿宝。

这一眼让阿宝的眼神迷离朦胧起来，表情跟着心一起渐渐羞涩着，一张微微泛红的脸。她内心出现一种错觉和幻觉，这个女人在怎样地看着她！

“这是我的名片。”女人对阿宝说道。

女人说完话时耸耸肩膀，动作像个大男孩。一瞥眼，她捕捉到了阿宝的羞怯，心跳突然加快了一下，就像是自己第一次才看见女人的害羞，她又体会到男人冲动的原由，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男人深情地注视着眼前的女人。她知道自己的目光就是来自心目中的那个男人的目光，但她永远无法看清楚那个男人的形象。她的表情被一种细微的感受牵动着。

阿宝接过名片后的目光偷偷在看女人。“她叫 HONEY，好奇怪的名字。她多像个 BOY，男孩子，哦，一个 BOY，可她又是女人，天生她就应该是 BOY，GIRL，BOY，MY BOY……”瞬间一种遥远的感叹，自己的心不知道有没有听见，嘴里有股怪怪的味道。女人细微的表情牵动了阿宝的心，阿宝不知为何地动心了。

“哦。”好半天，阿宝才从嘴里吐出一个字。

电梯停停走走，阿宝抬眼望望不断闪动的楼层数，心也在随之滑落。电梯停在九楼，门缓慢地打开，阿宝走了出去。回头，女人望着自己。



“在此之前，我经历过的所有眼神都没有给我留下这般深刻的印象。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男人不能没有女人，他们离不开那样的眼神，那样的牵动。那样的眼神会让你的心迅速跳动，猛地收紧，心发紧直到有发痛的感觉。于是，你会认为你应该和那样的眼神在一起，你愿意完全沉浸在眼神里。她的眼神里充满渴望，而我也在渴望。”阿宝的手下意识地被自己攥紧。这一刻，她眼里所能感受到任何光芒都在消散；灯光，四周人的目光，以及她最敏感的任何色彩散射出的光芒都在消失。她看着女人看她的目光。

电梯的门缓慢地打开，阿宝背对着女人。披着长发的背影令女人的内心涌现出一种亲切的感觉，亲切得像亲人，爱人，直想伸手去触摸，去接近。此刻，长长的头发变成一个可以亲近的灵魂在她的眼前跳动。更奇怪的是，那一瞬间她闻到她熟悉的味道，梔子花的香味飘荡在她的鼻子尖前，久久散不去。披着长发的背影，女人的目光可以穿透的背影。

她不愿披着长发的背影就此消失。电梯里没有几个人，心笼罩着空荡荡的感觉。面对披着长发的背影的那一刻，内心涌现出难以割舍的激情，想一把抓住紧紧不放的感觉。就是从那一刻起，荡漾在内心的激情就未曾消失过，时时刻刻在渴望，在期盼那个身影会像影子一样追随自己。阿宝回头看她眼神。

在此之前，阿宝对女人的理解来自于自己，来自于那些急于出嫁的好朋友。女人是水，女人是火，女人是擅变的，是不可相信的。这一切并不是对女人的亵渎，而是对女人的一种渴望。或许就在她对眼神有深刻体会之后，她就将自己



的目光转向女人，大街上，商店里，那些无处不在的女人们。

女人，柔滑的皮肤，小巧或是丰腴的身体，结实或是柔弱的四肢，只要一触碰，一条温暖的河流便涌上心头。她们的笑容，在唇的色彩里闪动光芒，令人如痴如醉。她们的眼睛是会在人心里跳舞的精灵。这所有的描绘都来自于多情富有才华的父亲之笔。

阿宝的父亲是一位温文而雅，受人尊敬的作家。他有一副男人不应该有的动人的相貌，过于清秀的脸孔，注定他的一生都要接受不同寻常情感的袭击。阿宝有和父亲一模一样的眼睛，母亲为此不愿意多看她一眼。他们分居很久，可谁都没有做撕破脸皮的事情——离婚。三居室的房间布局使阿宝的童年沉浸在异常平静之中。

阿宝从小就过着成人一样的生活。她会在亲戚造访家里时，安静地有礼貌地听他们说父亲的闲言碎语。她很奇怪母亲的妹妹，她的小姨妈，一个比母亲漂亮但嫁给了一个皮鞋商人的女人，为什么总当着母亲的面说父亲的坏话。但当她独自面对父亲时，她却又不言不语地冲父亲温柔地微笑着。童年的阿宝过早地多愁善感起来。

“女人，请用所有的温存和热情打动我，我不在乎躲闪在那‘动人’之后是什么样的灵魂，我渴望的是真实地感受到她们的呼吸，贴近她们的气息，触摸到她们的温度，沉浸在她们的温暖里。”父亲的语句打动着阿宝。她是在母亲之外的女人怀抱里长大的，那些纤长的手指滑过她父亲的脸后又落在了她的脸颊上。



对于父亲的多情，母亲从没有怨声载道过，也没有哭泣过，她呆板的面部表情，僵持的嘴角让母亲的形象在阿宝的记忆里变得模糊。阿宝时常会把看见过的那些有独特神情的女人面孔当成母亲在心里的痕迹。

后来，阿宝一直都在寄宿学校读书。每个周末，当医生的母亲就会把她已经洗干净的衣服统统地放进消毒水里浸泡。母亲一直都有些洁癖，没有人能轻易走进她的房间。随着年纪增长，她的洁癖也越发地明显。她用怀疑的目光盯着和她说话的每个人，然后偏着脑袋躲闪别人对她说话时呼出的气息。

渐渐的，每个周末阿宝就和父亲在公园里见面。父亲教会阿宝用文字代替语言，而阿宝却喜欢用图画代替文字。他们看上去更像是朋友，偶尔下雨，父亲不避讳阿宝在场，轻柔地亲吻着女友的手。阿宝见过父亲无数个女友，她们都友善地谈起别人，然后又都洒脱地爱着同一个男人。

一次意外的情感，父亲远离了这个国度。开始的半年，她收到了几张挪威雪山的明信片，后来，这些图片和只言片语的字迹都变成了对父亲新生活的猜想。或许是长大了的缘故，阿宝写给父亲的信也骤然减少，屈指可数地打过几次电话，父亲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和陌生。

最近的一年里，阿宝收到了两本父亲的英文小说，文章的开始都写着献给我亲爱的女儿。除此之外，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阿宝不明白文章里描绘的情景究竟是父亲真实经历呢，还是他脑海里遐想的。总之，文章里透出的幸福和美好让阿宝感到欣慰。



阿宝坐在宽敞舒适的沙发里，凝视窗外，仅仅是昨天的一个眼神就让她的心裂开了。透过心的缝隙，她看见自己长久以来掩藏在内心的一种想法。心跳得很慢，慢得叫自己可以静静地享受思绪的蔓延。

她是个画家，但她不喜欢这么说自己，她认为画者比画家更贴切。她说自己是个幸运的女人，因为自己把一生最大的目标放在了“画”上，“我还没有画够，还没有表达够，更没有体会够，所有生活中掩藏的色彩都会让我的心悸动。”每当女朋友们在她的耳边抱怨生活时，她会给她们放一首充满感情的音乐，给她们冲上一杯热的咖啡，什么都不要说，什么都不要想，闭上眼睛去体味。

“可生活总会出差错。”说话的是阿宝最好的女朋友，海伦。

她一早就逃离到阿宝的画室里，迫不及待地想对阿宝说些什么。她一边说着，一边抬眼张望墙上阿宝最新的一些作品。一声叹息后，她双手抱着膝盖，脑袋懒洋洋地靠在沙发后背上。

“性就那么重要吗？”海伦问道。

“是啊。”阿宝拉拉身上的毛线披肩回答道。

“我想生个孩子。”海伦说。

海伦的手在抚摸自己扁平的腹部，来回地揉搓着。“我们已经不再年轻。”海伦担忧自己的年纪。每个周末，她连去酒吧消遣的时间都没有了，脑海里每一根神经都在考虑爱情，婚姻，依靠。她老了，没有皱纹的老。酒吧里随意游离在男人身上的目光没有了，专注浪漫的心情消失了，她渴望



实际，找个结实的男人给她一种结实的生活。“结实”，不松散，不会脱离，不会失去。海伦说自己最近老想流眼泪，一种不是哭的哭。

海伦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步入社会之前，她一直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她有混血的容貌，当眼角长出第一根皱纹之前，她从没有担心过爱情。漂亮的容颜让她很快学会了叛逆，于是在这个年代，随意的“性行为”就成为她表达自己叛逆个性的主要行为。阿宝还记得墙上最角落的那幅《动心》的油画，它的灵感就出自于海伦一次淋漓尽致的情描述。那时的海伦只有二十一岁。画面上的女人没有面孔，只有一双高高抬起的裸露的双腿。

最近，海伦突然厌倦了性。她随着阿宝的目光也注视着画面上被金色麦穗湮没的女人身体。她的目光从未这么冷静过。

“光想是没有用的，你还是趁早找个人把自己嫁了吧！”阿宝笑笑说道。

“结婚要是只有做爱那么简单就好了。”海伦嘲讽的口吻，“可我现在什么都懒得去做，连做爱都懒得做。”

阿宝细细地看了一眼舒展开身体的海伦，她的身体像一把快要燃尽的火。她的四肢已经变得碳化，火焰从内心的部位开始减弱，只有腹部的周围还有余热。她的身体变成了幽灵，不再真实，就像一个老妇人，可怜得失去了性的能力和性的幻想。阿宝为她伤感。

就在和海伦谈话间隔的停顿时刻，一个错觉般的眼神，眼前的女人不是海伦，而是那个像 BOY 一样的女人。一种



焦灼的心情袭击着她的内心，她深陷在一片灰黑色之中，直到眼前浮现出那个女人的样子。她把眼睛用力地闭了闭，心明亮起来，像是女人嘴唇散发出的光芒。

女人站在开满紫蓝色小花的草地上，可爱的短发，宽宽的肩膀，自然垂落的双臂，含苞欲放的胸怀。她的曲线不同于一般的女人。那样柔美的身躯，白皙的皮肤，稚嫩的四肢，粉色的唇让她内心流过一条暖暖的淡淡的带有微弱欲望的河流。她用色彩形容那种感受，粉红色，浅绿色，淡蓝色；美丽但不浓重，令人惬意，遥远的遐想。

黄色的皮肤，结实的双腿。她微微侧了侧身体，背部和臀部之间的曲线是有力量的柔滑，身体充满朝气。看见这样的身体，呼吸在升腾。画面里没有阳光，只有她眼睛里的光。她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低下了头。依然能感觉到她眼里的光。在没有真的看见她的身体之前，阿宝就已经看见了，看见了她，她叫 HONEY，心里念叨了一句她的名字。

此时此刻，阿宝坐在宽敞舒适的沙发里，渐渐收回了思绪。常常胡思乱想，把自己的现实生活不知道丢在思想里的什么角落，然后期盼一个电话，一种声音，一个人的出现打破带有幻想的回忆，让自己回到现实里。

“你说我这是怎么了？”海伦低沉的声音问道。

“暗淡了。”阿宝回答道。

“怎么办？”海伦问。

“爱情。”阿宝回答。

“我不知道它在哪儿。”海伦哀伤的语气。

阿宝无从向海伦解释关于爱情的事情。海伦的手指一缕



一缕地梳理着她的长发，她的眼睑处有深深的黑晕。阿宝伸出自己的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圈，用一贯对女人的怜爱的目光看着海伦。海伦笑了笑，然后是一副想哭的表情。深冬的阳光很快就失去了热度，空空的咖啡杯边缘残留着褐色的痕迹，没有结果的说话让手变得冰凉。一地的瓜子壳，满烟缸的烟蒂，徐徐升腾的青烟。

阿宝突然感到乏味，心情平淡得像干燥的冷空气。这是无法继续工作的一天。望着窗下几棵树，没有几片树叶，单调色彩，没有风，微弱的声音。阿宝是一年前的夏天搬到这里，夏季茂盛的树叶，看窗外的眼里全是绿色，当时她没有想到绿色会随自然的力量消失，只想立刻拥有满眼的绿色。一双手落在她的肩膀上。

“你想什么呢？”郑浩轻轻贴在阿宝的耳边问道。

“想去年的你。”阿宝低声回答。

她感到丝丝的凉意，回头穿过郑浩的脸看见床上的棉睡衣，她在想为什么郑浩不为自己披上那件睡衣。内心一阵微弱的叹息。他已经不在意她了，他的身影已经完全脱离她了。每当阿宝对他说起他的不在意时，“你的神经像毛毛虫。”他总这么形容阿宝过分的敏感。

“是啊，说好今年结婚的，你这个毛毛虫，明年，明年结婚好吗？”郑浩问。

“如果明年我不想今年的你了，那就……”阿宝断断续续地说着。



“对了，我交的房租只到明年春季，你说还搬家吗？”郑

浩问。

“……”

阿宝把头整个地探出窗外。这是一间三层的小楼，有五十年的历史，但并不显得破旧。它孤立在左右高楼大厦之间，看上去像个疲惫的老人。爬满青苔的外墙壁遮掩了原有的英式建筑特点，忽隐忽现的石雕花纹。房东先生的样子叫人想起不爱劳动有些资产阶级情调的败家子，房东太太是上海人，碎花睡裤，只有出门才穿上好看的衣服。阿宝住在三楼，全部被打通，一眼就能看见全部。简易卫生间在二楼和三楼的楼梯拐弯处。

“住在这里好有情调的。”房东太太用投其所好的口吻推销着房间。

阿宝依然可以想起房东太太当时的神情。她似乎忘记了郑浩刚才问她的问题，转身穿上了棉睡衣，半躺在沙发上望着墙上的画。她又陷入习惯性的苦恼中，内心升起一句绝望的话，“我找不到任何色彩，我连一个能够打动自己的色彩都找不到，我完了，色彩……”一种神经质的折磨开始了，房间里空荡荡的，木制的家具猛看上去没有丝毫的艺术感，自己像被抛弃的人站在一堆废旧的，没有生气的，被遗忘的仓库里。

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郑浩坐回他的电脑前，背部的轮廓被荧屏光勾勒出淡青色的阴影。那一次是满身是灰尘的感觉，熄灭了灯，也没有月光，依然可以看见对方身体的夜晚。四年，不应该再有浪漫的爱，还有下一次，下下一次……那将是一种完全的开放。阿宝想起住在这里的第一个夜

